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红色底片



县城地下党员(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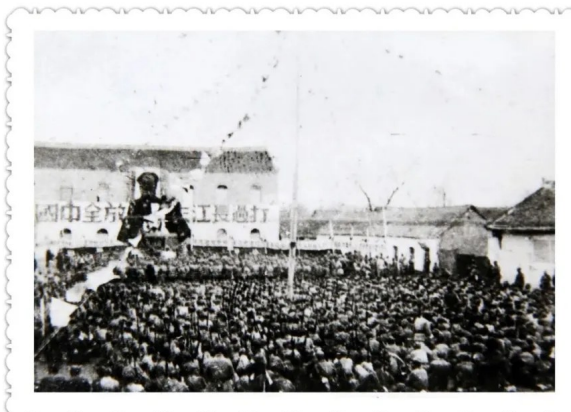
口述:邹鼎山
记录:马朝虎

5.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常山支部建立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1942年秋,在常山设立“工合”事务所。1943年春,中共福建省委派赣东特派员庄征到常山,与“工合”浙皖区办事处内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工合”常山支部,刘明经任支部书记,有党员13人。“工合”常山支部通过党员、业务主任阙秉光,将“工合”生产的产品,以供销形式运往江西河口,给赣东党组织设立的振华公司销售,获取利润充作党的经费。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文艺联欢,演唱抗日歌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舞群众抗日热情。1943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福建省委赣东特派员庄征等四名共产党员被捕,进而被逮捕的还有在河口和常山“工合”机构中的共产党员。12月,常山“工合”机构中的孟受曾、阙秉光、刘明经、孙仲文等相继被捕。至此,“工合”常山支部被破坏,活动停止。

6、中共球川、西源区委建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兵团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于1949年5月8日进抵常山,接替47师所担任的军管工作。图为该师1949年春召开全师动员大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大会情景。

摄影者 陈文光翻拍

1949年5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三九团经开化县华埠镇进驻常山县城,常山宣告解放。当晚成立常山县军管会,由解放军四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李树荣任县军管会主任。5月5日,招贤战斗打响,由团长徐仲禹带领战士发起冲击,战斗持续四十分钟后,胜利的凯歌响彻了天马山麓。从此,常山人民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成为常山这片土地上的主人。5月10日,解放军五十二师政治部接管常山县军管会的工作,师政治部主任樊其惠任县军管会主任。5月22日,浙江省第三地委决定,成立中共常山县委。23日,南下干部纵队一大队一中队70余人抵达常山,中共常山县委正式成立,张复兴任县委书记。6月13日,常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张复兴兼任县长,栋良山任副县长。同年11月,栋良山任县长。中共常山县委和常山县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在常山这片土地上执政地位的确立。从此,常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迈出了创建新社会、争取幸福生活的步伐。县委、县政府成立并完成整体接收后,开始对旧政权系统进行改造,在全县范围内废除旧保甲制度,逐步建立区、乡(镇)、村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

7、常山县积极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群众踊跃参军参战



运动中,先后有25名常山籍官兵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用他们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中朝人民的友谊之歌。

约会之余,我们的地下工作也在秘密进行中。除了通过电话搜集情报、传递消息。我和余宗恺还成功密谋铲除了常山县警察局一个文书,这个人对开展地下工作危害很大。

地下任务的顺利完成,也让我放松了警惕,以为只要小心,自己没有危险,也就不会牵连家人。

但没想到,危险来得那么突然。

1941年1月,余宗恺匆匆找到我,说叛徒张西林事件发酵了,我已经暴露。他给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尽快撤退。

“回家收拾一下,立即转移,越快越好,走的时候,必须乔装打扮。”余宗恺着急地说。

那一天天气异常冷,余宗恺撤退时走得匆忙,穿得非常单薄。我看到他嘴唇被冻得发紫,便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他身上,握手与他告别。

我不知道,这一别,是不是像之前的林一心、小杜一样,再也见不到了。

顾不得多想,我紧急筹措撤退所需的路费,同时找到一位朋友,委托他为我准备一件棉大衣。

就在这时,省电话局突然通知我,要将我调回江山局,即刻赴任。

这很可能是为了秘密逮捕我而设计的圈套。情况变得更加紧急,我假装赴江山报到,穿上新棉衣,连夜离开常山电话局。

走的时候,我经过月姣在大东门的家。她的窗口还亮着昏黄的灯光。我咬咬牙走了过去,没有跟月姣告别。

我不想让月姣为我担心,更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让她和家人受到牵连。

想到家人,我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

家中还有一些涉及地下党机密的书函文件需要清理、转移、焚毁。

我连夜秘密潜回到小白石家中。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我刚跨出大门,早就蹲守在这里的两名便衣宪兵将我逮捕了。

看到他们荷枪实弹,用麻绳将我像粽子一样捆绑起来,押解离开家时,我父亲、继母及兄弟姐妹吓得呆若木鸡,脸色苍白。

直到此时,家人才知道我是个中共地下党。

宪兵把我带到常山警察局关了两天。期间,帮我做棉衣的朋友又冒险到看守所,将一条棉被和40多元钱交到我手里,谎称钱是我的工资,而棉被是我原先托他代保管的。

在看守的监视下,我甚至连一声谢谢都不能对他说。

1941年1月26日,我要被押解去上饶集中营。这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爱国进步人士。

这天,刚好是农历除夕。负责押解我的几名宪兵因错过大餐而生了一肚子气,他们把我紧紧地捆绑起来,押上了火车,一路上对我不是拳打就是脚踢。

到达上饶站时已经是深夜,下着漫天大雪,我被押下火车,和从别的车厢里押下的一群难友一起,走过一段又长又黑、满是泥泞的路,被关进宪兵八团禁闭室。

大家全身都被雪水湿透了,钻骨的寒冷。

禁闭室黯淡的灯光下,我看见难友共七人,都是知识分子模样。一天后,他们被带走,整个禁闭室只剩下我一人。

后来,那些人又把我押去审讯室上刑,用烧红的钢筋穿过我的肩,我闻到皮肉的焦味,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挑担。

他们往我的鼻子里灌辣椒水,从此以后失去了味觉,香的臭的东西我根本分辨不了,像老虎凳、骑木马等酷刑都给我上过,但我咬紧牙关什么也没有说。

未完待续